

江畔手记

石红许 著

传承华夏文明 建设精神家园

中国文联出版社

定价：10.50元

江畔手记

石红许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畔手记 / 石红许 著 — 北京：

(当代作家作品辑)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3

ISBN7—5059—4271—9

I. 江… II. 石…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2976 号

书名	江畔手记
著者	石红许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阮增宝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刷	赤峰圣日彩印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数	1—1000 册
印张	4.7
版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7—5059—4271—9/I·3332
定价	11.00 元

石红许小传

石红许，青年作家，1967年5月6日（农历三月廿七）生，笔名竹由，自号江南一竹，江西鄱阳人，现居上饶。大学本科毕业。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上饶市第一界文代会代表。曾在媒体任职多年，现在某文艺单位工作。

写作成果：出版有散文集《青葱岁月》（金陵书社出版公司）、《在城市流浪》（中国文联出版社）。并有散文在《大江南北》、《饶河风》、《同一片蓝天》、《上饶市新时期文学作品选》（〈散文卷〉）等多种文集选编。在《江西日报》、《星火》、《旅游时报》（上海）、《江西青年报》等全国60多家报刊发表散文、小说300余篇。散文《在城市流浪》于2000年还被上饶电视台拍成电视散文播出。

爱好：看书、吹笛子（巴乌）、观鸟等。

目 录

自序 1

一、记事篇

街头卖笛人	5
人在上饶	7
买结	9
眼泪	11
配眼镜	13
饺子里的温情	15
老周晨遇	17
烧不了的情谊	19
半路朋友	21
欠电费	23
装吊扇	25
请客洗脚	27
诚实让我受益	28
办假证	30
一餐饭	32
一个生动的晚上	34
有点烦的日子	36
有这么个同学	38
爱情不会“非典”	40
照相记	42

2 目 录

饭麸果	44
照片里的故事	46
卑微的农妇	47
“阴谋”悄悄上演	49
打狗	51
分床“试用期”	53
外婆的霉豆腐	55
涉税记录	56
二十元买诚信	58
找个地方过“冬”	60
晓起的夜晚	62
买菜	64
那年中秋，我无知	66
一次讨价还价	68
工匠吃“回扣”	70
“促销”表演	72
侃翔子	74
手机被骗了	76
洗澡	78
音响风波	79
吃现饭	81
奥运情结	83
尴尬的人（外一篇）	85
当秘书	86
一包行李	87

二、游记篇

古镇悠悠上清风	91
走近长城	94

灵山上的思考	95
走进秦王宫	97
扎龙看鹤	99
河口古街,我一个人走过	101
龙虎山正一观门前一幕	103
夜上葛仙山	104
向赣东北乐园出发	106
游枫泽湖	108
徜徉“清明上河图”	110
在九仙山城堡前	112
汉墓随想	114
逗留八都	116

三、感悟篇

鄱阳二题	121
城市的夜	123
《瓷国秀色》可餐	125
读书是福	127
人近中年	129
问茶	131
拷问自己	133
竹子宣言	135
“箫鼓”声声响信江	137
“家报”里的幸福(外一篇)	139
心中的志愿	140
沿着文字爬行(后记)	141

自序

做上饶晚报副刊编辑前后有三四年了，期间便利用“职权”暗暗给自己开辟了一个专栏“生活手记”，记录一些所见所闻，不啻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死”任务，本意是旨在通过一个故事讲明一个道理，或能参悟人生，或于读者能有所启发，这才是我最大的满足。

掐指一算，居然也写了几十篇，我出书的野心又在膨胀，将它们收集、整理、归类，看来能形成一本小册子。通过电邮发给赤峰市当代文化艺术社，倘有幸出版，实在感动。

散文我也写过几本，但拿得出手的几乎没有，这并不妨碍我沿着文字铺就的道路爬行。有人曾隐晦地讲我散文不怎么样，没有精品，可贵的是比较勤奋，量多。真的如此吗？感谢他们的关注。有的人看重的是发表的刊物级别，有的人看重的是或华丽或生凑的文字包装，在我看来，应该摈弃世俗、浮躁，用心灵去写作，捧出的是真诚，不藏奸，不要滑。

收集在本书里的这些叫做散文的东西虽然没有小小说的奇异构思，也缺乏时下吃香的美文的美感，但我仍然很喜欢，毕竟它记录了我的一段奋斗历程，于人生有所裨益。

鉴于这些文章大都是在信江畔完成的，我暂且将这本书名定为《江畔手记》吧。

《江畔手记》分三部分，一是记事篇，二是游记篇，三是感悟篇，以记事篇为主。

一般来说，序言都是著者请名家来写，我主要是考虑到那样很麻烦别人，况且从狭义上说作文是自己的事，试问谁又能走进他人的内心世界？我就自己抛砖先说几句，留下时间让读者品评我的小作。

2004年10月于上饶市渡口



一、记事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街头卖笛人

在所有行走买卖的人当中，最生动的风景当数街头卖笛人。他们背着一大捆长短不一的笛子，有横笛、竖笛，有塑料做的，也有竹子做的，等等，门类比较齐全。

虽然制作不是太讲究，甚至个别音调不达标，但并不影响笛声的优美悦耳。饶城的街头巷尾，不时会出现卖笛者的身影，他们不会像卖饭麸果的人那样声嘶力竭叫卖，随便从背上的笛袋里摸出一支笛子，吹上一段小曲，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笛声是街头卖笛人标志性的叫卖。

让我惊讶的是，卖笛人可谓不管什么型号的笛子都会摆弄几下，而且他们会因“笛”制宜选择不同风格的曲调，令人叹服。也因此卖笛人身后常常围着一大帮人，当然最多的要数小学生了，像我这样长不大的成人如此关注街头卖笛人已是寥寥无几，我这人也不知道脸红，碰上卖笛人常常会上前去聊几句，或傻乎乎地跟在他背后欣赏，一段路来一段曲，自得其乐。

街头卖笛人一般对音乐的领悟也很强，在某些地方，要来点他个人风格的“华彩乐章”。我认识一个街头卖笛人，就拿《孟姜女》来说，经他一吹，加了很多恰到好处的花，让人惊叹一管破笛竟也有如此表现力。卖笛人除会吹人们耳熟能详的《茉莉花》、《康定情歌》、《阿里山的姑娘》等不少民歌外，流行歌曲他们最拿手了，像最近电视里最抢收视率的电视主题歌，书报摊上还未见歌谱、音像店也未来歌碟，他们的笛子却能哗众取宠演绎你每晚观后的意犹未尽，就是平时对音乐漠不关心的人也会不经意回头一眸，脸上露出赞许的表情。

街头卖笛人的笛子确实吹得挺棒，他们每到一地，还注意迅速

搜集当地民间小调，现炒现卖，学以致用，大街小巷一吹，久违的乡音隔着水泥穿透过来，让你倍感亲切，在快节奏生活的都市，免费听上一段乡土气息如此浓烈的土特乐曲，每天被萨克斯浸泡快媚外的耳朵也显得有些灵光起来。

街头卖笛人手中的笛子一般都很便宜，最便宜的一支一块钱，最贵的也不过十几二十块钱，满足大众消费，哪里吹哪里放下，丢了也不可惜。卖笛人都不小器，倘若谁跟他走街串巷一上午，或站在哪个弄口和他切磋笛艺，他决不恼你。万一卖笛人一高兴，感觉找到了知音，还会免费送你一支笛子呢！

入春以来，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街头传来悠扬的笛声，我耳朵快失聪了，真希望在斜风细雨里有卖笛人送来春光明媚的韵律。

人在上饶

我在上饶已有五年了，也算是半个上饶人了。

对上饶，我越来越有感情：走过信江，倘佯茅家岭，攀登云碧峰；更主要的是骑一辆破自行车满街乱窜，像只没头的苍蝇跑业务，每天总会用汗水赚回维持基本生活的物质。我很满足。因为我还会用它装回许多人不屑一顾的文字。

上饶，在这里，我学会了生存的方式，假如身上没有一分钱，我知道在城市怎样像农民一样在宽阔的马路上刨食，可以拉大板车，可以收拣垃圾，还可以卖艺等等，当然，我学不会沿街乞讨，或欺诈贪便宜的小市民。

上饶，给了我迈出家乡的勇气。我深知，它只是赣东北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山城，还算不上现代都市。朋友说我应该走得更远些，但我没有，这是我外出第一站，没想到，我彻底被它俘虏了，我喜欢上了上饶，便不想再走远。

上饶，我为自己的不离去找到了理由。翻开它的史志，我触摸到岁月长河中的朵朵浪花，客居上饶的文人墨客不计其数，随便列举也有一串——辛弃疾、陆羽、张恨水……呵，我不敢与他们相提并论，但我有信心像他们一样充实的生活，辛弃疾经营了带湖，陆羽经营了胭脂井（陆羽泉），有谁经营了信江书院？这里还是红色革命的摇篮。我要用文字经营属于我的贫穷的“屋顶间”，鸟瞰上饶，我闻到了水泥的味道。风中，混合着城市里挣扎的呻吟。

上饶，有我的女人。累了，渴了，我会穿越繁华的街道，拐进一条不知名的小巷，两边是破旧的民房，与霓虹形成鲜明的对比，总有一种甜蜜的声音令我心动，她会淡淡的问：你爱我吗？我则指着窗外的车水马龙说，车辆碾过已没有痕迹。其实，她并不需要答案。

而且,在上饶生活可以很轻松。这里,最大的方便就是它有语言包容性,不像有的地方,整座城里人只说一种土著方言,你倘若不遵守这个语言游戏规则,会遇上许多难题:直接结果就是买东西,遭人白眼并且准备挨宰!于是,你不得不鹦鹉学舌般的咬字。

在南昌、温州等地,我就有过深刻的教训。在上饶,可省了这些琐碎,交流时使用官方普通话哪怕蹩脚绝没有歧视,当你说普通话时,本地人会主动配合你。因此,至今,我讲不来一句上饶土著方言。

我在上饶,还能走多远?流浪深夜街头,一边喝只要2块钱一瓶的啤酒我一边问过自己,答案像爱情一样飘渺。

我在上饶,是城市的游牧人,好在从没有警察把我当盲流错抓,生活在低层,深夜归屋,常常看到满脸乌黑的垃圾一族在垃圾箱里搜寻他们的食物,我的心总是不禁一沉;还有,他们白天劳作,晚上支起大板车睡在马路边、屋檐下。

我在上饶,和他们仅仅是隔壁邻居啊!

买 结

时值傍晚，一位中年男子站在抗建路一装潢豪华的屋檐下，迎着风雨在守候着不算清淡的生意，或许此刻他家里的餐桌上已摆好了热气腾腾的饭菜，一家人在等候他带来明天的希望。

中年男子左手握着一个挂满了各式各样中国结的木架子，目光呆滞地望着行色匆匆下班赶回家的人。

许是天气阴冷的原因，加上抗建路正在改造，路面不尽如人意，比起晴天，他的生意差多了，几乎无人留恋他手中火红的中国结，偶尔有人路过也是没有买意的问问。中国结在风中寂寞摇摆着，有装了铜饰品的不时间发出一串清脆的响声，增添了他站在屋檐下的执著和信心。

这时，从解百那边走过来三个穿制服的人，慢慢靠近他的中国结小摊，走在前面的一个人颇有兴致地驻足观看，另外两个也停了下来。中年男子脸部肌肉在抽搐，满脸皱纹小心翼翼地挤出了笑容，在说着什么。一会儿，其中两个人每人拿了一个漂亮的结就走，第三人象征性地问了问价钱，中年男子脸部肌肉舒展了一点，仍赔着笑：“小玩意，就拿去吧！”于是，后面穿制服的人没有推辞，拎上一个看上去更值钱的中国结迈着大步追前面的同伴。

我走过去，脚步有点沉重，问他可认识那三个穿制服的人？他苦笑着摇了摇头。我本不想买中国结，还是特意在中年男子的摊前认真地停了下来，觉得有必要为中年男子做点什么来弥补一下，问了一个小的中国结多少钱，他说 8 元，我不想讨价还价，随意挑了一个小的中国结，并递上 10 元钱便走了。中年男子在后面大声喊着找我钱，我向他挥手示意不用了，迈步朝家里的方向走去，心情并不轻松，他不容易啊！

我买了一个中国结，理应轻松些许，可心中陡然升腾起的一个“结”并未完全解开，那三个穿制服的人凭什么“不劳而获”？我不知他们心里是否有个死“结”。